

清末狎邪小说

续花柳梦_下

警梦痴仙 撰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续花柳梦

警梦痴仙撰

(下)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〔吉〕新登字 05 号

续花柳梦

(全二册)

〔清〕警梦痴仙 撰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市印刷厂印刷

开 787×1092 1/32 印张 18.5 插页 3 字数 370,000

1993 年 6 月第一版 1993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—20,000

ISBN 7—5387—0651—8

I·607 定价:11.50 元

第二十回

落帐房笑桃受逼 借干铺少牧担惊

话说楚云因中秋节到，债负重重，想起昔年受周策六骗诈之事，不禁怒从心起。和衣睡在床上，顿时做起梦来，梦中把策六咬牙切齿的骂个不住，竟然骂出了声，惊醒了王家梅与小玲二人。小玲睡眼朦胧，下榻时绊了鞋子，跌了一交，楚云尚还未醒。王家梅只得跑进房来，把小玲搀起，一同走至床前叫唤。楚云方才止上住了骂，翻了个身，叹一口气，醒将转来。见二人立在床前，问他们缘何如此？王家梅把梦魇之事说了一遍，劝楚云事已至此，况且为日久了，不可这样发恼，伤了自己身子。楚云讶道：“怎么说，我睡梦里骂起那没天良的人来？虽然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，不成了个笑话么？”王家梅道：“大凡思郁过度的人，最易做梦，并且梦里头不知不觉的叫唤出来，有甚笑话？”楚云道：“不是这样说的。今夜房间里幸亏并没客人，若有个客人如此，被他听破，像甚样儿？这多是我命运不好，当初误受了姓周的骗诈，才有今日。想来真是可恨！”王家梅又劝道：“你怕被客人听破，往后还把此事丢开，千万少去想

他。想了禁不得又这样起来，那才真正是笑话哩。”楚云闻言，默然不答。小玲立在床前，一句口也不开，只把两只手在膝盖上左右按捺。楚云见了，问他何故，小玲紧皱双眉，只说好疼。楚云不解，王家梅笑把他跌了一交之事说知。楚云怪他太自卤莽，叫把裤脚卷将起来，瞧瞧可曾跌坏。只见左膝上擦去了一块枯皮，有洋钱大小，右膝上磕得青了一块，尚幸多是硬伤，不甚要紧，别处并没有跌损。因令将裤脚放下，快些去睡。王家梅就叫他睡在床上做伴，谈谈说说，稍解心烦，免得停回睡熟之时，提足了郁火的人又要做梦。

好容易挨过一宵，这天是十五了。本家萧和贵连差帐房上楼，向楚云催了几次房饭钱、菜钱，说节上等着开消。楚云没法，将收下来的局帐凑了三百洋钱，先自叫他收下，余约晚间再找。帐房发话道：“一共七十二台菜钱，八块洋钱一台，已要五百七十六块，加上房饭钱菜共该七百多块。此刻到先付我三百块钱，虽是不妨，晚上边却要如数付清，须晓本家垫不起。”楚云听帐房说话不对，硬着头皮答道：“晚间自然清，你着急怎的？”帐房道：“不是我要着急，本家这样交代，不得不向你说声。莫要到了晚上付不清楚，我不能够回复本家。”说毕，拿了洋钱下楼自去。楚云双眉紧皱，转了好一回的念头：要想亲自去寻那漂帐客人，明知没有寻处；要想再向阿素加借，明知断断不肯；要想寻些衣饰去当，怎奈箱子内空空如也的当不出来；又想亲自下楼去，与本家商量，停回再付他一二百块洋钱，其余过节

再付，只因下节不连，料着本家一定不允；又想向下节西安坊的本家先取几百洋钱带挡，怕的是场面有关，见了本家开不出口。一时间心如磨转，主意毫无。后被他想到，从前赎身的时节，杜少牧答应下四百洋钱，闹糟了事没有拿到，多亏向客人处四面移借，才能勉强成事。此番除非仍是这条路儿，或者有些指望。因与王家梅说知，意欲单身出外。

王家梅暗中受过本家与阿素嘱托，说楚云的债亏得大了，怕他节上边有甚不测，必须格外当心。今听楚云果欲出去，怎肯放他独自前往，只得情愿陪着同行。楚云知是不放心的缘故，没奈何换了一件寻常衣服，令王家梅叫了两部东洋车子，拣着平日稍有些交情的客人各处去走了一回。也有不在家没见面的，也有见了面说为时局促帮不来忙的，也有开口一百借了三十五十的，一连寻了五六个客人，凑不到二百块钱。夏尔梅处本想不去，只因王家梅说今夜乃是中秋，吃酒的客人尚还没有，最好顺便约定一台；免得冷清清的受人家笑话，虽然下节要调，究竟不好看相，故而老着脸皮也去找他，一来晚间要他吃一台酒，二来硬头皮问他借些，看他怎样回复。尔梅听说要他吃酒，一口答应，又听得问他借钱，因楚云尚是初做，没有落过相好，心中不狠情愿，只送了三十洋钱花钱。楚云不好再说。

其时天已过午，王家梅催着回院吃饭，别的客人也没处找了。匆匆回至院中，吃过了饭，叫小玲唤帐房上来，又付了三百洋钱，尚有二百多块，央他过节再找。帐房作不

得主，告知本家。本家那里肯依，说晚上一准要结算清楚，免到调头那日多一句话。楚云见一些儿通融不来，再把堂簿翻开细细的看了一看，见没有收到的菜局钱簿上尚还不少，因叫小玲同了一个相帮赶紧上街四处讨去。直讨到乌黑方回，奈欠钱的大半俱是滑头，一块钱多没讨到。回复楚云之后，楚云只气得手足如冰，一言不发。最急是本本家处没有弄楚，那些店家来收帐的又满满的坐了一房，内中有一家马车行的马夫等得时候久了，口里头讲出踉跄话来，对王家梅说：“你家先生既然没钱，坐怎马车？自己坐倒也罢了，还要装场面去请别人。”王家梅诧异道：“他请那个？”马夫冷笑道：“难道你还不晓得么？是长板坡里的赵子龙。那一次不是到了小房子内，与他同去，天亮才回。虽然瞒得过你，怎能瞒得小玲？”王家梅听他说出“长板坡赵子龙”六个字的隐语，始知楚云从六月里起夜间喜欢看戏，原来有此缘故。当面不便说他，背地里免不得有番议论渐渐传扬出去，倒尽声名。楚云听马夫与王家梅讲话，虽不能字字清楚，也有几句漏到耳中，奈因真有此事，不好发作，只当做并没听见，由着他们讲去。不过一个钱没有开消人家，那些收帐的人怎能散去？大是为难。看看天光已经夜了，别个房间里头摆酒的摆酒，碰和的碰和，异常热闹。自己房间里夏尔梅约着吃酒，恐他也要来了，看见了这一房间讨帐的人像甚样儿？左思右想一回，在手上除下两只嵌宝戒指，又叫小玲开衣箱拿了十几件衣服，打了个包到典当里头当去。这时候典当门已关得久了，只好当

在小押铺中，三钱不值两的只当了五十多块洋钱，拿回向各店伙分洒了些，余约过节调头的那日一准付清。各店伙始勉强回去。

恰好夏尔梅到来，楚云敛愁为喜，敷衍他吃了台酒，本想这夜留他住下，着实灌些迷汤，等到调头之日再好问他开口借钱，三五百不见得肯，一二百却是稳的。偏偏席散之后又叫帐房先生上楼来催。楚云实苦身无半文，惟有一法，来了一张请客条子，乃是杜少牧请他往柳纤纤家吃酒。楚云叫他不要去了，尔梅说少牧难得请客，不可失了他的兴致，一定要去。楚云见阻挡不住，且自由他，只叮嘱他一坐台面即来叫局。尔梅满口答应，谁知到了那边，叫了别个。楚云等到十二点钟敲过，局差没来，估量着台面已散，叹了口气，暗恨好好的一个机会又被当面错过。本家萧和贵因楚云尚有二百多块洋钱没有交代帐房，院中打烊之后，又叫帐房先生上楼来催。楚云实苦身无关文，惟有一法，说今夜真是没有了，调头即在目前，多少到了那天找结，决不能少付一文。帐房仍旧不能做主，叫和贵亲自上楼。楚云又讲了好些软硬话儿，说本家照应得日子多了，索性照应到底，宽情这两三天儿，最迟十八九调头出去，那钱万无少欠之理。现今人在你门口里头，何苦这样追福，难道我花笑桃二百多块洋钱不值？和贵倒被他说得没有口开，方才答应了过节再算，下楼自去。

楚云等他下楼之后，见自鸣钟已经两点过了，不见得再有客来，分付小玲把洋灯吹息，闷昏昏的闭门安睡。只

因上了心事，翻来覆去了好一回儿，怎睡得着？在枕头上盘算调头的念头，天明最好把〔西〕安坊接生意的黄三姐喊来与他商议，央他多捐几百块钱，才能出得这群玉坊的门口，料来黄三姐万无不肯之理。当盘算定妥，十六一早起来，便叫小玲到会香里黄三姐借的小房子内寻他说话，叫他快来。那知黄三姐到秋月楼茶馆内去了，没有遇见。小玲寄了个信回复楚云，眼巴巴的望到十二点钟敲过，方见三姐到来。楚云大喜，请他坐下，正要开口与他讲话，三姐气愤愤的先对楚云说道：“先生方才差人寻，可是为了调头的那节事儿？这事本来付过定洋，一定百定的了，但我一个人那里捐得起一千多块洋钱？内中尚有两个帮忙的人，一个姓何，一个姓陈，说定每人三百，一共九百洋钱。下场缺少，再向本家取些带挡，谅来足够的了。这是你晓得的。不料今天一早，姓何的与姓陈的在秋月楼叫我去吃茶，姓何的说节前答应三百洋钱，因在久安里内有脚生意，捐的也是三百块钱。那先生一过了节要嫁人了，这钱便可如数起出，放到此地。谁知客人变了卦了，没有嫁成，那钱遂一时间起不出来，要叫我另想法子。姓陈的本来有个讨人在百花里，上节因局帐收不甚起，短了二百多块洋钱，节前答应的三百块此刻也拿不出了，至多只有一二百块洋钱好凑。我听了这几句话，好似半空里起了两个霹雳，因为万万对不住你，与二人商量了好一回儿，说他们不应这样失信，叫人怎能办事，几乎破起面来。争奈二人真没有钱，破了面也是无益。在秋月楼闹了一场口舌，八点钟吃

起的茶，直至此刻才散回家，后饭多没吃。听说你差人叫我，特来与你说知，这事真弄得搅不下了，你想怎样是好？”说完，把个楚云惊得如木雕泥塑一般，半晌开不出口。

黄三姐见他没话，反催他快些定个主意，或是仍在群玉坊接连下去，过年再调，或者再寻别个力量的前来接手。楚云按定了神，将头摇了几摇，道：“三姐你就出笑话来了，连下去谈何容易？本家已经接了别人，房间那得有空？若说另外寻个有力量的，节前付过定洋的人说话尚还作不得准，此刻叫我那里去寻？不是今天跌在你三姐身上，这事必须费你的心，与我一个了断。姓何姓陈的拿不出钱，再找个姓张姓李的，明天必得调头出外，否则叫我如何过去？岂不是要急死我么！”黄三姐道：“姓张的姓李的找得出来，我也不来与你说了。正因后接手找不到人，我才没有法想。莫说你听了这话急得真个要死，我也急得尽够的了。”楚云听毕，不答应道：“照你这样说来，难道我这事就罢了不成？那有这等容易。”黄三姐闻楚云说出硬话，他又转得软软的道：“容易也晓得不容易的，无奈钱财两字，一些儿勉强不来。我黄三姐并不诳你，认定三百块钱，自然不少边毫。旁人散了场子，一人怎再搭起来？你也得原谅我些。”楚云道：“旁人我不认得他，只认得你三姐，定洋也是你付下来的。倘然真把场子散了，且看你怎样交代得我？”黄三姐故作踌躇道：“你的话果然不错，我黄三姐也不是做弄人家的人，最好商量个善全之策。不过姓何姓陈的那两个人已是没有商量的人，只好待我去再找别人。今天只怕回话不及，你

且不要心焦，明天给你回信可好？”楚云道：“明天是十七，可有了人，十八调头出去，尚还算不得迟。倘然没有人，岂不误事？”黄三姐略略想了一想道：“没有人再想别法，你也得打点打点，看来不能靠在我一人身上。此刻我要去了。”楚云一把拉住他道：“去了几时才来？”三姐道：“说过明天，一准明天早上。”楚云道：“今天晚上可以再来一次？”三姐道：“今天断来不及。”楚云无奈，只得放他自去。

小玲见三姐去了，端上饭来。楚云怎吃得下，问王家梅：“可知调进来的先生叫什么名字，几时进场？”王家梅道：“听说是苏州新上来的，名字唤吴秀娟，现在住客栈里头，明后天就要进来。”楚云又吃一惊道：“明后便要进来，叫我怎样来得及？”王家梅瞟了楚云一眼，并不接口。楚云真觉有苦难言，也不与王家梅再说什么，只盼明天黄三姐到来，但愿他觅到了接手的人最好，觅不到只好与三姐拼命，要他想个法儿。

谁知楚云虽尚盼着三姐回音，三姐那里是姓何的百花里生意上起不出钱，姓陈的讨人收不起局帐，皆因十五那天楚云开销不出各店家一切店帐及本家处房饭钱、菜钱，这事传扬开去，当夜即被黄三姐听见。细细的打听一下，始知楚云生意虽还不错，只因他喜做年纪轻的滑头恩客，这一节漂了个不亦乐乎，又新近姘了一个戏子，夜间移樽就教，到他小房子去。这是做馆人最忌最坏的事，莫说楚云年纪已经大了，就是十七八岁锋芒十足的人，犯了做恩客、姘戏子两件毛病，那生意也断断做不出来。这种人如何接

得？想来想去了一夜工夫，十六一早到秋月楼茶会，与那些吃堂子饭的商量。也是楚云的花运已倒，众人异口同风，都叫他这个人莫去接他，还是丢掉了几块洋钱定洋的好。三姐遂奔至西安坊，与本家计议。本家也叫他不要勉强，并说定下来的马上有人接租，不必放在心上。三姐始决定主意，捏出姓何姓陈的那番说话去复楚云，其实姓何姓陈的多听三姐作主，节前既经答应，那有到期拿不出钱的道理？皆因三姐不愿此事，故而忽然决裂。三姐姓黄，排行第三，与姓何姓陈的同做此事，恰合了灯虎中跳雪格的一句苏州俗语，叫做“黄三河阵”了。十六，三姐复过楚云，只因一时卸不干净，又许他十七再去。

十七一早，楚云便差大姐小玲去叫。三姐见他来得正好，索性一口回绝他道：“铜钱银子乃是勉强不来的事，昨儿足足跑了半天半夜，实在找不到人。并不是我黄三姐不肯出力，这事只好对不住你家先生，要他自做主意的了。”小玲听了这话，要央三姐同去回复，三姐推说有事不肯。小玲只得独自回院，将话一一诉知，急得楚云面如土色，马上拖了王家梅叫两部东洋车赶到会香里，亲自打寻三姐说话，已经出去的了。楚云与王家梅坐着老等，同居的邻舍来说：“他是早出暮归惯的，九十点钟出去，必要晚间一两点钟才回。你们如何等得？”楚云只当没有听见，坐着不动。等到午牌已过，三姐真没回来，但见小玲跑得喘嘘嘘的进来说道：“本家叫你们快快回去，有话商议。”楚云尚待不走，王家梅因肚中饥饿，不肯再等，趁着小玲来叫，逼住

楚云回去。楚云到这时候真有些身不由主，任凭王家梅陪回院中。

只见房里头坐着几个娘姨，原来是接吴秀娟生意的那班做手。秀娟今天要调进来了，楚云还没有调出，故找本家说话。本家因此事须问楚云，始差小玲把他唤回。楚云见了那一班人，脸上边烘的一红，免不得向他们点了点头，却恨房中没有一个地洞，最好顿时钻了下去，免在人前出丑。那班娘姨见楚云进来，含含糊糊的招呼一声，却没一个与他讲话，只央小玲把本家唤来，当着楚云的面问他究竟今天调与不调。又说我们做娘姨的接了生意，巴不得早做一天，可以多寻些钱，况且秀娟住在栈里，诸事不便，不比在生意上调出来的，多耽阁一两天尚不妨事，大家必得原谅些些。本家听定了话，把头点上几点，逼问楚云怎说？楚云平日虽甚机变，此时也觉一句话多答不出口。

夹忙中忽又阿素上来，要向楚云起还借洋。楚云见了阿素，明知他近与自己不甚投机，究竟相处得日子多了，人有见面之情，顿回事急智生，暗想还是向他求一个救急之策，或者有济。因立即起身来，叫了一声“素姐”，一把将他扯至后房，泪汪汪的把黄三姐临期变卦之事说知，要他今天救上一救。阿素微笑答道：“我们姊妹是父子姊妹，但外间亏得大了，却教我如何救你？就是问我借的那几个钱，本来决不催逼你的，无奈小红这一节生意不好，你也晓得。目今自己要想用了，怎能够放在外边？你心上须得明白些。”楚云道：“你的钱，实对你说倒还不急，只要有

人掳了洋钱，自然不致落空。急的乃是本家处尚有二百多块洋钱未付与，那些零星店帐差不多也有二百块钱，一时付他不来，怎样调得出去？况且黄三姐连脚影多不见他了，调到西安坊的那一句话，十分中已有九分落空。要调叫我调到那里头去？吴秀娟的那班做手娘姨却又是这样要紧。素姐，你想不是活活的要逼死我么？可怜我要好姊妹，自从天津重到上海，除了你素姐，尚有那个？今天这一桩事只能拜托在你身上，我也没有别的说话，只与你叩一个头。”说毕，当真双膝跪下地去。阿素没防备着，拉也拉他不及，慌忙双手扶起。因见楚云这样哀恳，竟动了个不忍之心，暂把起洋钱的意思丢在一边，要先替他想法出路。想了半刻多钟，这又不是，那又不通，只有寻个一捆的人把他捆了出去最是干圆洁净。但这人一时那里寻去？自然免不得楚云暂落帐房，方可慢慢的再替想法，否则断没第二条路。想罢，即与楚云说知，叫他起紧回复本家，今夜便住在帐房里去，免到明天本家开口，更是没趣。

楚云闻阿素说出落帐房一法，这是做馆人调不出头最不好听的结果，心中初尚犹豫，后因除此竟无善策，暗暗叹了几口冷气，勉强答应。那本家处却因自己没面说去，要央阿素代言，并要阿素既然要要做好人，索性做到底了，遂叫楚云在后房暂坐，亲自跑至允定他落了帐号，一准是寻到个一捆的人早些捆他出去。阿素前房与萧和贵讲明情节，说笑桃自愿暂落帐房，让后来的先生进场。和贵道：“笑桃在帐房里住没有要紧，但他几时可以出去？必须有一人与

我保个日子，并保他出门时将钱一概算清。”阿素道：“自然是我作保，明后天准调出去。”和贵喜道：“素姐你肯保他，那是再好没有的了。既然如此，快叫他端整起来。”阿素道：“包在我的身上，马上出还房间，你且下去。”和贵向吴秀娟的那班做手娘姨说：“你们听见没有？立刻让还你们房间。”那班娘姨答道：“只要这样是了，我们大家去去再来。”遂与和贵一哄的下楼而去。阿素始叫楚云进内，把东西收拾收拾，自己的一齐拿到帐房里去，王家梅与小玲的各人携取回家。红木床与玻璃橱及台椅各物多向嫁妆店家租来，差相帮关照店家取去。那消两三点钟时候，把个房间竟出得一件东西没有。

楚云愁眉泪眼的退入帐房，那没趣真是从来未有。这一天自从早起到晚，一点子没吃东西。夜里头相帮的搬上半碟子黄豆芽，半碗冷的咸菜豆腐，一碗冰冰冷的冷饭，叫他吃些。楚云看在眼里，闷在心头，连筷也不曾动得一动，只顾眠在一张小榻上叹气，也没人去理会于他。直至院中打烊之后，陈素方才进来，说有姓夏的姓卓的姓潘的三个娘姨情愿包你出去，明天早上前来看你。楚云问：“可知是那个地方？”阿素道：“听见是棋盘街。”楚云闻说落到么二里去了，止不住又暗暗的流下泪来。阿素劝他：“一样生意，分甚长三么二？只好得过且过，将来只要做得起色，仍好调到长三上来。”楚云也知事急依人，气也无益，落了回泪，与阿素讲些这一节因收不起帐，才弄到这个地步的话。阿素说他时运不好，始有这许多漂帐客人，然一半也是自不

小心所致，以后必须格外留神才是。楚云默然。阿素因夜已深了，辞回小房子去。楚云在帐房中似睡非睡的过了一宵。

明天，果然阿素领了夏、卓、潘三个娘姨到来与楚云见面，讲了回话，当场说定一千四百洋钱捆他出去，饭后交洋。楚云算一算，开消已够，答应下了。三个娘姨看楚云虽然年纪大些，开消尚好，么二里去一定可以做得出来，故而各人满心欢喜，回去取洋。午后凑齐了数，交与阿素，由阿素转交楚云，出了三张借据。楚云把借阿素的钱先自还去，借据收回，又将本家处应找的二百多块洋钱，也烦阿素交给本家，清了阿素的担保。然后把店家零星各帐一一算出，一家家多来取去，不过打了些些折头，店家未免有些坏话，楚云只当没听见他。一千四百块钱顿时开消完毕，楚云只剩了一双空手。夏、卓、潘三个娘姨见他把诸款付清，问帐房里可有自己的衣箱零物带到生意上去，楚云说只有两只箱子，与些保险灯、洋镜；水烟袋等零物。三个娘姨遂叫相帮到来，一并取去，又打上一肩旧黑布轿子，便叫楚云动身。楚云别了阿素，无精打采的登轿而去，从此堕落在么二妓院，又兼身负重债，恍如做了讨人一般，半点子不由自己做主，受那脂粉地狱的罪，一日深似一日，后书再有交代，暂且按下慢提。

再说杜少牧，中秋那夜在新清和坊柳纤纤家吃酒，乃由甄敏士做的新广寒桂枝香席上翻过去的。纤纤尚是雏妓，近来生意甚清，那晚房中没酒，故在台面上要少牧翻台过

去，做个场面。少牧起初不允，后因纤纤再三相恳，说：“今天乃是节日，没有台酒，不但面子上说不过去，并且说不定抚蓄娘明天责我。”少牧可怜着他，方才勉强答应。只因在座客少，仅有戟三、子靖、鸣岐、聘飞、敏士五个，荣锦衣、毓秀夫等另有应酬，并没有来，谢幼安尚在苏州未到，故而翻去之后，写请客票到楚云处去请尔梅，暗破了楚云要迷夏尔梅的迷魂阵儿。尔梅到了席间，本来尚要去叫楚云，少牧劝他不必。尔梅遂叫了群玉坊花好好，后又想起许行云来，自从那天在花婷婷席上翻了面孔没有叫过，后来行云屡次差娘姨到公馆服礼，这事已算过结的了，今天何不叫他个后添局，看他来时怎样？因又提起笔来写了一张二排。少牧看见又想阻止，怎奈朋友间交情尚浅，不便多说，只好由他。那知许行云叫娘姨服礼，并不是心中改悔，为的乃是中秋已到，尔梅不去，若不差娘姨前往过一过门，恐他不开消局帐的缘故。尔梅却把他当做洗心革面，居然尽释前嫌，今夜又叫起他来。

行云接到那张局票，冷笑一笑，暗想：“夏尔梅真在那里讨死，前次这样得罪着他，今日如何又来叫我？既然他自愿寻些苦吃，何不给他个空心汤团，索性显些手段他看，怕他不整千整百的花几个钱？”主意已定，连轿子多没有坐，叫个相帮掬着，并令小大姐带了一只胡琴，马上来至席间。一见尔梅，便满面大花的叫了一声“夏老”，因见他身背后只有一张骨牌凳子，花好好先叫先来，已被他坐了去了，遂与尔梅合椅子坐将下去，要把尔梅推在一边。尔梅假意不